

詳註
校正

三蘇文集

子由集
唐鉉署

詳註
校正

欒城應詔集卷之一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後學

紹興湯壽銘滌先訂
蕭山謝璿政齊註

論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之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竊常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

詳註
校正

欒城應詔集

卷一

論

一
會文堂書局印行

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于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以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常不能久。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於天下。亦有所就而已。蓋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奮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也。故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奪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五王謂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祖甲也太公封于齊八句外傳韓詩田氏之禍周威烈王時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遂并

國齊灌用鬱鬯鬱酒名煮鬱金草取汁釀黑秬一秬二米者為酒也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為鬱祭祀所用灌地以降神也

周論

傳云。夏之政尙忠。商之政尙質。周之政尙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三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蓋嘗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有所不甯於其心。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而飯土塏。啜土飴。土階三尺。茅茨而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而其精布於天下。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以為文於前世。而其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

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

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夏之政三句

史記高帝紀贊夏之政忠思之徹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又漢書杜欽傳殷因于夏尙質周因于殷尙文

飯土留四

句

見韓非子墾音溜盛飯瓦器也鏽音刑瓦器

藉用白茅

易藉用白茅為纁墊也藉薦也言白茅為纁墊也

沃

謂灌也

縮

謂退也體

魄降于地二句

禮記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聲音氣臭

禮記有虞氏

祭也尙用氣殷人尙聲周人尙臭

繹祭于祊

繹祭之明日復祭之也殷曰形周曰祊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內所

在使祝博求之門內之旁待賓客處也

體薦

牛解牲體而薦之也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

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方苞曰。說本國策。特抽其緒而竟之。

山西山東

山謂嶠山在今河南洛寧縣北

范雎句

范雎說秦昭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王不如此。收韓若

韓聽而霸事因可

商鞅句

史記商君列傳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如人之

諸侯之國東鄉以制諸侯魏不支秦必東徙秦徙東據

攻齊剛壽

史記魏侯傳昭王三十

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賣其陶邑于是魏人范雎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按剛壽齊邑在今山東寧陽縣東北

秦論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艾豪傑。蹶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取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棄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覺。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

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馳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彊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第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隣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尙欲求以爲國。亦已惑矣。

艾音刈也

一成方十里

適同

惠文秦惠文王

武秦武王

昭秦昭襄王

進論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

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信越

韓信
彭越

二袁

袁紹
袁術

七代論

七代南朝宋齊梁陳北
朝後魏後周北齊也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天下何其紛紛也。彊者不能以相吞。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爲南北。北又離而爲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爲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爲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爲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者。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嘗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周。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釁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隣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不可合邪。嘗試論之。姚泓宋武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

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彊悍之虜。則天下之勢已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之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以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姚泓

後秦主姚興長子興卒泓嗣位劉裕伐秦泓諱降裕送建康斬之

姚興十五句

晉安帝時後秦主姚興疾篤姚弼姚愔作亂興疾

誅之明日遂卒長子泓即位晉劉裕督諸軍伐之喻年入長安泓出降裕送建康斬之會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東還留子義真都督雍梁秦州軍事為夏主

赫連勃勃所乘義真逃歸秦地盡陷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

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旣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

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甯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

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儲欣曰。光明俊偉。復而不厭。

誰何

詰問古也漢書陳爲利誰也

備五刑

秦法當夷三族者皆先黥劓之左趾

刑
李由
長李

子斯
三川
懷秦
慶郡
衛名

今四河府南之舊地河治南洛開陽封

反者九起

年賈之誼間疏反然其九後起十淮

南

年謂以淮謀反屠徙王蜀長道文死帝六

濟北
齊謂
悼濟
惠北
肥王

之興
子居

吳楚

同景帝時謀反吳王爲吳楚王七國等

亂之
范陽

唐郡安次卽寶幽
山郡安次卽寶幽

大興宛平
之地皆是

朔方

唐今郡
陝名西
部榆夏
林州
縣領
廢朔
夏方
州等
是縣

趙

隸州
趙名
縣今

直魏直州隸名大治名貴縣鄉今

輔國李權
用輔

事國
代唐
宗宦
立官
尊肅
爲宗
尙時
父擅

元振

程三元振
唐與宣

李輔國
大將軍
立代宗
在輔國
右官廳

守澄

弘王
志守
弑澄
帝唐

以宦官
暴憲宗
崩告遂
服援方
立士

藥數暴怒守澄興陳
穆宗文宗卽守澄興陳

後與
賜有
死力

士良爲仇其士所良制唐武宣宗官初權致傾仕人以主疾文卒宗

誅

王涯二句
河王
南涯
人唐
文太
宗原
二人
人賈
俱餗
拜唐

人同
預平
其章
謀事
事李
敗訖
俱與
爲注
仇謀
士誦
良宦
所宦
殺二

劉從諱

課三句
軍仇
節士
度良
使誣
劉王
從涯
諫等
上謀
表反
請殺
王之
涯昭
等義